

从七宝大王庙看乡村庙宇的道德教化功能

蒲日材

(贺州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 广西 贺州 542899)

[摘要] 乡村庙宇具有道德教化功能是学界不争的事实,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大庙山的“七宝大王庙”可为一例。其行医郎中的身份、以灵验为基础的祭祀仪式、群策群力的节日庆典、丰富多彩的戏台演出以及官民合力的乡约标语, 分别具有教人行善、造福一方, 真诚守信、规范行为, 同心协力、团结协作, 传播道德、安家睦邻, 提醒警示、淳化民风等作用。

[关键词] 七宝大王; 乡村庙宇; 道德教化

[中图分类号] B9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5-0070-05

On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Village Temples from the King Qibao Temple

PU Ricai

(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 Hezhou University, Hezhou Guangxi 542899 China)

Abstract: It is academic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rural temples have moral function, and the “King Qibao Temple” in Damiao Mountain in Hezhou is a typical example. Its doctor identity, sacrifice ceremony, festival celebrations, stage performances and township slogans, all have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s as follows: persuading people to do moral things, bringing benefits to people; being sincere and trustworthy, standardizing behaviors, advocating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spreading morality, settling down and getting along with neighbours harmoniously, and purging folk customs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King Qibao; rural temples; moral education

马林诺夫斯基说:“一物品之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1]乡村庙宇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需要,具有道德教化功能,这在学界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究竟庙宇有哪些内容、通过何种方式对人们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这方面探讨的文章并不多。本文以拥有众多信士的大庙山七宝大王庙为例试作研究。

七宝大王庙是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的一

座庙宇,座落在水岩坝的大庙山上,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后屡遭破坏,上个世纪文革时期更是被拆除得片瓦不留。现存庙宇修复于上世纪之 1984 年,最初为木质结构,1998 年改建为钢筋水泥结构,双层塔式琉璃瓦面,建筑面积 260 平米。其后陆续修缮了门楼、戏台、石阶、水池、广场、大门,植树绿化,逐步形成了包括整个山头,占地面积达 1 500 多亩的风景区,1999 年被列为贺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宇祀奉七宝大王,每年农历正月十九是其节日庆典——庙会。七

收稿日期: 2013-06-25

基金项目: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南岭走廊中段民间节庆与社会和谐研究——以贺州市为例”(11FSH012)

作者简介: 蒲日材(1972-),男,广西岑溪市人,贺州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地方民俗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宝大王庙在当地很有名气,每年节庆期间,附近周围各乡镇村落,都会自觉地组成上香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大庙山,旌旗招展,锣鼓喧天,花炮悦耳。七宝大王庙是所在地水岩坝的象征,也是当地民众的精神栖息地。它以宗教的形式默默地庇佑着这一方水土,教育着这一方村民,颇具道德教化意义。

一 郎中身份:教人行善,造福一方

神灵是庙宇的主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村落的集体记忆和意志。对于大庙山上“七宝大王”的身份与来历,地方有诸多不同版本的传说。庙宇功德栏里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可为一说,它默默地向世人叙说着七宝大王的历史:

相传,明朝永乐年间,湖南宝庆翁氏,乔居大坑口万家村(现贺州市平桂管理区下排村坪岭寨),其长子拓矿冶炼,家业大振,堪称豪富。所生七子,幼子昵称“七宝”。医术高超,每愈顽疾,声誉溢。乡邦无不尊仰。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年,奈因暴发罕世山洪,庄园毁于一倾,家人无一幸免,世人无不垂泪,恻恤。纵思受恩无缘以报,乃集资筑庙宇设祭台塑神像,名曰“七宝大王”。土人四时祭祀香火缭绕,晨钟暮鼓悠扬遐迩。是时建筑之雄伟,堪称四方之冠,故称大庙山矣。

从以上文字可知,大庙山庙宇所祀奉的“七宝大王”与别的庙宇神灵不同。这个翁姓的七郎身份有点特别,既不是什么历史名人,也不是什么天上神仙,仅是一个从湖南迁徙到广西贺州来的普通老百姓。他没有任何行政官职,平日潜心医术,以行医治病救人为生。然而,正是这个没有任何典籍记载的土生土长的小人物——布衣郎中,死后却被人们“筑庙宇设祭台塑神像”,被尊奉为“大王”,当作神灵来祭拜怀念,以宗教的形式在后人心目中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供奉“七宝大王”的庙宇主殿——吹风岩顶层岩石凹处,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庙宇神殿上一排过去供奉着7尊神像,5尊坐式,2尊站立。中间端坐的神像最高大,眉目慈祥,长须黑髯,身穿白色绣花缎袍员外打扮,此乃主神“七宝大王”。在七宝大王两旁,是6尊陪衬神

像。据庙宇管委会主任官考时介绍(官考时,男,53岁,居住平桂管理区黄田镇水岩坝街,2013年3月笔者田野调查采访了他),这6尊神像中,七宝大王右边拿书的是孔子,其次是周仓;左边拿扇子的是诸葛亮,其次是关平;至于分站左右两旁手持枪刀的则分别是岳飞和关羽。这样的排列顺序实在让人有点哑然失笑。因为七宝大王旁边的这6个人,哪个都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相比之,翁七郎身份实在卑微,不仅生前名字没有人知道,死后官府也没有追加任何封号。按常理,翁七郎哪能与他们平起平坐?然而,身份的卑微并不妨碍翁七郎成为庙宇的主角。究其原因,窃以为是因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治病救人、造福一方的地方名人。

石碑文字最后的落款为“大庙山风景区敬撰”,足见这一传说得到了地方民众的共同认可。七宝大王庙的建立是朴实厚道的村民无声的宣示,只要与人为善、与人行善、造福于民,就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一样可以进庙流芳百世。因此,七宝大王“行医郎中”的身份具有教育人们行善留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年以翁七郎生日“正月十九”为日期的庙会,实质上是对七宝行医救人精神的强调和颂扬,是村民用集体仪式集体意志定期向人们宣示、传达、灌输与人为善造福于民的人生理念。其实,很多乡村庙宇如“关帝庙”“龙王庙”等都如“七宝大王庙”一样,具有教人行善的道德功能,是“以民间信仰的方式,借神坛还愿仪式,借此机会规劝后人在有生之年多做善事,积德行善,民间称为‘积阴功’”。^[2]

二 祭祀仪式:真诚守信,规范行为

乡村庙宇是一个村落的地标和象征,在村民的意识形态中,庙宇中所祀奉的神灵就是这个村子的主人,它对整个村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种监护意志在村落中的表现就是“灵验”。在大庙山做田野调查时,庙宇核心成员周治老人为我们讲述了诸多有关七宝大王显灵的故事或者传说(周治,男,70岁,居住平桂管理区黄田镇水岩坝街,2013年3月笔者田野调查采访他时,任大庙山管委会会计):

案1,下排村有一个小伙子,有一天外出时遭遇车祸,同车之人都受伤身亡,而他因为身上携带着正月十九时祭拜得来的七宝大王灵符而毫发无损。

案2,牛洞塘村有一姑娘外嫁台湾,多年生育无子。有一年专程返乡于正月十九上山祭拜七宝大王,回去后当年就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

案3,东水村有一女村民,有一年正月十九在进香时说了一些对七宝大王不敬之语。同年有一天上街,被一辆违章快速行驶的摩托车撞成重伤,小腿骨折。

诸如此类故事不胜枚举,七宝大王庙就是凭借此类灵验神力,通过恩赐和惩罚,赢得了众多香客的膜拜。如七宝大王庙一样,乡村庙宇的存在大凡都是建立在“灵验”基础上的。一座村庙要想获得村民认同,具有旺盛的香火,必须拥有众多屡屡灵验的传闻。而庙宇神灵是否灵验,在于祀奉者祭祀时是否真诚,俗语云“心诚则灵”。只有通过真诚的祭拜,神灵才会知晓你的愿望,才会竭力去帮助你。真诚的外在形式有诸多表现,如供品、香烛、捐献、磕头等等,通过这些中介和手段完成形式上对神灵的尊敬,进而达成与神灵的交流沟通,求得神灵的庇护。因而,以灵验为基础的庙宇祭祀仪式具有教育人们真诚守信的功效。

从以上七宝大王的故事可知,神灵的灵验并不是祀奉者在祭拜的时候就实现的。一个人在做祭拜的时候,神不一定会显灵;而在平时的其他时候,反倒会显灵。因为你是神灵面前许过愿发过誓的人,所以祭祀后不论你身在何处,神灵都在时时刻刻关注你。这要求祀奉者不仅祭拜时心要虔诚,在祭祀后的日常生活中,也要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能以为不在神灵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而做坏事。神灵就是根据祀奉者节庆祭拜时的虔诚度和节庆后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来决定是否满足祀奉者的愿望而赐予福分的。这样,以灵验为基础的庙宇祭祀仪式建构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行为禁忌。这些以“禁忌为载体的信仰在乡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软约束的功

能”^[3],它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让不守规则的人也遵守规则,“在一定的程度上维系着并规训着处于变化中的村落生活的均衡。”^[4]

三 节日庆典:同心同力,团结协作

庙宇是一个村落的文化活动中心,每年都要给供奉的神灵过生日,神灵生日的庆典俗称庙会。此外,每间隔若干年(贺州地区一般是三年)在庙宇还要举行醮会,亦称炮期,故云庙会年年有,三年一打醮。庙会、醮会、炮期,虽然叫法不同,但都是以庙宇为中心举行的仪式,有诸多相同之处:一是活动时间较长,少则3天3夜,多则6天7天不等;二是活动内容名目众多,如上表、请道士吹打、请戏班做戏、神像出游等;三是前来进香的人数众多,不仅每家每户要前来进香,外村的游客也会前来凑热闹。故庙宇的节日庆典一定是群策群力群为的集体行为,靠一人一村之力是无法完成的。

大庙山七宝大王庙的节庆会期一般为3天,无论是小醮还是大醮,年年如此,在当地极有名气。庙宇管辖区域包括了水岩坝街、上排村、下排村、牛车地、木园头、东水村、八都寨、牛洞塘、仙姑塘、水洲寨、五拱水、石牛塘、石梯村……等等大大小小的附近所有村落,波及面则到达周边的富川、钟山、八步等县区,甚而远达相邻的湖南、广东等地。据庙宇石碑的“大庙山略史”记载,每年庙宇的炮期吉旦,“三省(广西、湖南、广东)同赴,人潮鼎盛。”2011年庙宇大庆,第一天就“迎来了将近七万香客”^[5]。如此大型的群体性活动,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以及各主办村寨通力合作。如2013年庙会,管委会工作人员达40人之多,各个村寨都派出了一定数量的人员参与。管委会设总顾问1人,主任1人,副主任2人,余下人员分设为12个小组开展工作,分别是会计组、总务组、后勤组、文秘组、治安组、捐款台组、庙厅组、签房组、解签组、库房组、卖吉利品组、灯光组。庙会期间,工作人员遍布在整个庙宇景区,工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杂而不乱。

如果庙会恰值炮期,还有以村或寨或部族为单

位参加的舞龙舞狮、抢花炮竞赛等活动。大庙山炮期,附近的上排村、下排村、八都村、东水村、五拱水、仙姑塘、平岭寨、石梯村等村落都会组成自己的代表队参加。每个代表队少则两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扛着彩旗、舞着龙狮、抬着花炮,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庙山,先在七宝大王庙主殿前进行歌舞表演、醒狮表演、武术表演和祭文颂读等活动,俗称“暖炮”,然后转到野外空旷之地进行抢花炮活动(据管委会官时考主任介绍,近年来为了安全起见,抢花炮活动已改为挟花炮,以类似抓阄的形式决定花炮得主)。龙狮赛、武术会、抢花炮(或挟花炮),既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节目。在竞赛中,集体的配合和协作状态如何往往是能否取胜的关键。故参赛者除了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外,还都有着深厚的集体荣誉感。周围的观众在热闹的氛围下也都难以作壁上观或局外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村寨成员的角色,为本村寨加油助威。

乡村庙宇的节日庆典大凡都是如此有几十万人同时在狂欢,这需要所有参与的村落同心同力、团结协作去完成。反过来,庆典活动则培养、强化了人们团结的意识,让村民进一步感觉到协作的重要性。

四 戏台演出:传播道德,安家睦邻

庙会节日庆典虽是为神灵而设,但娱神的同时也兼具娱人功能。娱神娱人的方式很多,如舞龙、舞狮等,其中文艺演出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乡间演戏,皆为酬神邀福起见”,“演戏敬神,为世俗之通例。”^[6]唱戏是村落庙会一个重要突出的标志。

大庙山“七宝大王”庙有一个为了文艺演出而专门修建的坐西向东的戏台,名为“瑞光台”。这是一座仿古建筑,黄瓦飞檐,古香古色。戏台前面有一个能容纳300多人同时看戏的小广场,每年庙会管委会都要从附近八步、钟山、富川、平桂等地请来不同的文艺队进行文艺表演。如2013年庙会,就请来了贺州市活跃艺术团、贺州市艺术学校歌舞团、贺江艺术团三支队伍助兴。文艺演出为三天,贯穿庙会的整个过程。在白天分上午下午进行表

演(如果是炮期大庆,还有夜间演出),每次演出长达三个多小时。剧目形式丰富多样,既有极富传统特点的彩调,又有村民耳熟能详的客家戏剧,还有颇具时代气息的小品、劲歌劲舞等。演出内容大多以家庭、爱情、劳动、公案为主题,如《财气夫妻》《花子审案》《浪子回头》《美丑鸳鸯》《二亲家》《平桂新风顶呱呱》等,蕴含诸多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内容。这些节目由地方文艺队表演,大都通俗易懂、幽默诙谐,不仅老年人、小孩子看得如痴如醉,不少年青人也驻足观看,实为当地民众的文化大餐。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7]这些民间的戏台表演有着丰厚的道德积淀,在传播传统道德、安家睦邻方面有重要作用。

五 乡约标语:提醒警示,淳化民风

村落庙宇是民间建筑,由此而形成的庙会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一场节日狂欢。不过这些民间仪式要想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取得更多人员的参与,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府的认同支持。因此,大凡村庙都积极申报并想方设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政府也设法在这一群众性参与度极高的民间活动中渗透自己的执政理念。民间仪式需要政府在场以保证顺利举行,政府意识需要民间仪式去强化执行。出于各自目的和需要,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庙会期间自然就形成了一定的互动。表现之一为拟定乡约,张贴标语,共同发文。2013年大庙山庙会,我们一进水岩坝街,就看到这样一则通告,通告云:

一年一度的大庙山正月十九是水岩坝地区的传统节日,为使广大群众欢乐安全度过节日,经研究决定,特此作出如下规定,望广大群众共同遵守执行。

1. 严禁在景区赌博;
2. 严禁会狮,各行其道;
3. 禁止任何人携带管制械具入景区;
4. 禁止调戏妇女,虐待儿童;
5. 禁止斗殴闹事;
6. 禁止用鞭炮或烟花丢向人群;

7. 禁止上山顶玩耍,以防滑石滚下人群;
8. 损坏建筑物者,按价赔偿;
9. 交通要道不准摆卖物品。

此通告由东水村、下排村村委会,水岩坝派出所和大庙山管委会联合发出,不仅贴在了水岩坝街道显眼处的墙壁上,里面的“规定”还以标语的形式散落张贴在大庙山整个景区内。细析“规定”的9条内容,既有为了保证庙会顺利进行的临时约定,如2、6、7、9等;又有为了保证社会安全稳定的类似法律的条款,如1、3、4、5、8;有的甚而就是国家的法律,如“禁止调戏妇女,虐待儿童。”在这里,临时的乡规民约与国家的法律法规融合在了一起,严肃的国家法律以乡村契约的形式出现。其表征意义是,庙会的仪式虽然是民间的,但庙会在保证自身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在贯彻落实国家法律的精神;而政府则通过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仪式,尽可能地宣传自己的威权制度。二者合力借助庙会这个活动平台,以乡约标语的方式警示村民教育村民,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否则村民不依,政府不饶。提醒警示,其实就是在淳化民风。通过庙会,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这两种有可能对立的势力在庙宇这个地方“互相取得了认可和合作,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互惠。”^[8]

七宝郎中是一个深受百姓推崇爱戴的地方自产神灵,七宝大王庙规模之大香火之盛在地方庙宇

中实为罕见,在众多乡村庙宇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道德教化功能,对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及和谐社会构建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林诺夫斯基. 文化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17.
- [2] 高有鹏. 庙会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45.
- [3] 狄金华, 樊红伟. 庙的传说与乡民的行为规范及意义世界表达[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2009(3): 33-38.
- [4] 岳永逸. 村落生活中的庙会传说[J]. 民族艺术, 2003(2): 43-53.
- [5] 叶文新. 贺州大庙山炮期吸引七千万香客[EB/OL] [2011-03-01] http://www.gxhzly.com/newshows.asp?news_classid=100&nid=993.
- [6] 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09.
- [7] 班固. 汉书: 卷30 艺文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746.
- [8] 高丙中. 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 北京大学学报, 2001(1): 42-49.

责任编辑: 骆晓会